



## 大会

第五十七届会议

正式记录

## 第三十二次全体会议

2002 年 10 月 16 日星期三下午 3 时举行  
纽约

主席： 扬·卡万先生 ..... (捷克共和国)

因主席缺席，副主席克拉克小姐(巴巴多斯)代行主席职务。

下午 3 时 5 分开会

## 议程项目 11 和 40(续)

## 安全理事会的报告(A/57/2 和 A/57/2/Corr. 1)

## 安全理事会席位公平分配和成员数目增加问题及有关事项：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的报告

姆穆阿莱费先生(博茨瓦纳)(以英语发言)：首先，我谨赞扬大会第五十六届会议主席即大韩民国的韩升洙先生，他曾担任安全理事会改革问题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主席。在执行这项任务时，他得到两位副主席即冰岛的英欧尔松大使和牙买加的达兰特大使的帮助。我谨感谢他们三人很好地协调了本小组的工作。工作组的这份报告是他们不知疲倦的努力的结果。

报告再次反映出，对于与安理会席位数目增加及其决策特别是与是否否决权有关的问题，还存在着很大的意见分歧。然而，报告还反映出，对于与工作方法及其工作透明度有关的问题，人们的意见更趋一致了。

九年的漫长辩论没有就象安全理事会这么重要的问题达成真正的一致意见，这是件令人沮丧的事。

但是，由于安理会改革是本组织能否成功及其有效性和最终存在的核心，我们希望看到该进程得以完成的决心依然未减。我们应当牢记，世界领导人在千年首脑会议期间聚集在这里时，承诺加紧努力，以便实现安理会各方面的全面改革。我们通过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所做的努力正是为了促进这一明确而含糊的目标。

令人遗憾的是，有些国家仍将安全理事会看作由少数几个国家组成而排除其他国家的俱乐部，它们还没有作出任何具体的表示来兑现其承诺。尽管安全理事会建立时的构成方式也许有充分的理由，但当今现实注定需要根据公平地域代表性原则彻底改变安全理事会的构成。这些现实还要求我们特别考虑发展中国家在世界事务中日益重要的作用。

我国代表团完全支持非洲集团和不结盟运动采取的立场，即安理会席位应从目前的 15 个成员增加到 26 个成员，包括常任理事国和非常任理事国两类。与非洲集团的立场一致，我们还要求分配两个常任理事国席位和另外两个非常任理事国席位给非洲大陆；我们在这方面的立场是坚定的。

使用否决权或威胁使用否决权的问题需要作为安全理事会改革的组成部分来审查。非洲集团的立场是，最初应将否决权扩展至扩大后的安理会内新的常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文本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更正应只对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送交逐字记录处处长(C-154A)。更正将在届会结束后编成一份单一的更正印发。

任理事国，但最终应放弃否决权，代之以基于各国主权平等的更民主的决策方法。

有的国家以大幅度扩大之后的安理会可能会无效为借口，坚持有限度地扩大，这反映了它们认为其他国家不能敏感地管理或果断地行动，然而没有一个提出这些理由的代表团可以证明这一点。同样，主张只增加非常任理事国席位数目国家只是在解决部分问题。相同的代表团还坚持保留否决权，理由是这是安理会支配的重要决策工具。但事实是否决权只被用来维护使用它的成员的利益。

然而，我们注意到，会员国对有关安全理事会工作方法的问题的意见更趋一致。这种一致使得会员国有可能更多地参与有关各种问题的辩论，从而为安理会的决定提供依据。然而，有关安理会席位数目增加和改革其工作方法和决策过程的问题是整体的组成部分，应当同时考虑和解决。只有到那时我们才算有些成绩。

重要的是确保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和非常任理事国之间有顺畅的工作关系，因为确实有把后者边缘化的可能，即不让它们参加对于一个或多个常任理事国热心要求讨论的问题的磋商。这种情况将使人们对安理会所做决定和所采取行动的合法性产生疑问。

最后，我谨再次强调我们为真正而有意义的改革所做的努力是不可动摇的。我们呼吁所有代表团充分参加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和其他人将来为完成这一议题所做的努力，以便所有国家——不论大小——都能够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承担集体责任。

**穆拉尔吉先生** (莫桑比克) (以英语发言)：让我对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和最近在巴厘的恐怖主义袭击中丧失国民的其他国家的政府和人民表达我最深切的慰问。我们真诚希望，那些对这个悲惨事件负责的人将受到法办。

莫桑比克共和国欢迎联合辩论题为“安全理事会的报告”的议程项目 11 和题为“安全理事会席位公平分配和成员数目增加问题及有关事项”的议程项目

40。在大会正在进行改革以改进其工作效率并使其工作合理化的今天，把这两个项目组合审议是朝着正确的方向迈出的一步。

我国代表团感谢和祝贺安全理事会主席、喀麦隆的马丁·贝林加·埃布图大使向大会介绍安理会的报告。我还想祝贺安哥拉、智利、德国、巴基斯坦和西班牙当选在 2003-2004 年期间担任安理会成员。

我们注意到对报告格式做了重要的改进。特别使我们印象深刻的是在报告中包括对安理会的报告所涉期间进行的工作的分析。安全理事会改进其工作方法的努力应该得到我们的支持。我们鼓励安理会成员更加注意联合国全体会员国的意见。

除这第一个措施外，我们想看到对报告中新增加的分析部分作进一步改进，使其包括对安理会工作的详细介绍，特别是对安全理事会的工作做具体的介绍，而不仅仅是列举所举行的会议，以及提供关于在安理会中进行讨论和作出决定时的气氛的更多资料。这将有助于更好的了解安全理事会的事务，并缩小安理会成员和非成员之间的距离。我们认为，新设立的安全理事会网址以及更多的采用公开辩论、情况通报和与部队派遣国的协商，以及每月举行公开总结会议等做法为促进联合国大家庭的团结起了重要作用。

我们欢迎举行公开辩论，以使安全理事会成员和非成员之间能够进行更好的交流。这些次数较少但成功的辩论所集中涉及的问题由于其一般性而应在大会中进行审议。这种做法最终可能证明是消极的，因为它会进一步缩小大会议程，特别是在人们似乎一致认为需要加强大会作为联合国主要机构的有效性的这个时刻。因此，我们想建议，安全理事会今后的公开会议应集中处理安理会面前的具体问题。

安全理事会报告清楚地表明在报告所涉期间取得的成功和经历的失败。安理会通过在联合王国大使杰里米·格林斯托克的领导下由反恐主义委员会所进行的出色工作而在恐怖主义问题上证明了它的有效性。安全理事会还在东帝汶、阿富汗和塞拉利昂取

得成功。然而，安理会在非洲和中东则不那么有效，尽管它花了大部分时间辩论那两个地区的冲突。

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在那两个区域中没有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是安理会的主要行动者缺乏政治意愿。在涉及这两个区域时我们都看到安理会通过始终没有得到冲突中一些当事方实施的决议。在类似情况下，安全理事会本会发挥其作用，努力以强制手段实施其各项决议，但安理会的政治因素使这个机构未能采取适当的行动。另一方面，由于政治意愿而导致安理会在本应迅速行动的局势中行动迟缓——例如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安全理事会始终未能作出适应当地局势发展的决定。这样做特别重要，因为我们现在终于看到外国部队的撤出，但却没有有效地部署联合国组织刚果民主共和国特派团(联刚特派团)以填补真空。显然，本应及时作出决定以加强联刚特派团的力量，以便避免这种危险的局势。如果我们想进一步改善安全理事会的记录，我们应更加注意这些方面的问题。

我们的改进安全理事会工作方法的集体努力旨在实现安理会的民主化、透明度、问责制和公开性。我们对日益流行以下说法感到不安：在被认为非常严肃或极其重要的问题上，在安全理事会成员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分歧。目前，安理会正在通过举行公开辩论和情况通报而朝着对联合国全体会员国开放取得进展。然而在这样一个时刻，我们日益听到，非常任理事国正在日益边缘化，而五个常任理事国则在它们中间私下磋商，达成协商一致意见并把这种意见，作为既成事实卖给其他国家。这种局势造成一种令人不安的气氛，会危及安理会的可信性。在安理会成员中不应有第一或第二类之分。安理会成员之间的磋商应以公开、包容和透明的方式进行，最好是有本组织全体会员国的参加，因为这将加强它作为世界和平与安全的监护者的信誉。

因此，安全理事会的民主化、透明度和公开性应是安理会改革的核心问题。这涉及处理安理会的目前组成情况，以反映国际社会的普遍现实。这个目标只

能通过扩大安理会来达到。在审查安全理事会组成情况时，增加成员数目的标准不应是限制性的，而应是有代表性的和公平的。因此，我们不应只注重候选国的军事和经济实力。其它因素，例如道义权威和公平地域代表制也应适当加以考虑。因此，我们也应注意以下事实：发展中国家应在安理会中得到公平的代表。

安全理事会目前的组成情况意味着，非洲是最没有得到充分代表的大陆，这种情况需要纠正。我们重申载于 1997 年《非洲统一组织哈拉雷宣言》中的非洲立场，即应为我们的非洲大陆分配两个常任理事国席位，与目前的常任理事国享有同等权利，以及为我们分配两个新的非常任理事国席位。这将使非洲能在安全理事会成员中得到公平的份额。

逐步取消否决权还能促进民主化。否决权这种不公正的单方面特权，它削弱了安理会的合法性。否决权的滥用或者威胁使用，已几乎使安理会瘫痪，是削弱安理会效力的因素。因此，我国代表团赞同主张废除否决权的那些代表团的意见。

有关安全理事会改革毫无成效的辩论已有将近十年。我们现在必须重新思考整个进程。安全理事会民主化是一项必要任务，我们各国都应该表现出灵活性，争取实现这一目标。

**兰巴先生(马拉维)(以英语发言)：**首先让我向印度尼西亚政府和人民，向所有 4 天前造成近 200 名无辜者丧生的爆炸惨案死者家属，表达马拉维的由衷哀悼。这次令人无法接受的悲惨事件再次证明恐怖主义日益严重，日益威胁当今全球安全。

马拉维代表团感谢大会主席让我们有此机会同其他发言者一起参加这次有关这次安全理事会报告的辩论。在我们审议安理会的报告，载于 A/57/2 和 A/57/2/Corr.1 时，让我赞扬安理会提出了一份全面报告，覆盖从 2001 年 6 月 16 日到 2002 年 7 月 31 日期间。安理会明确和详细地介绍了在此审议期间安理会的工作与表现。他们已努力使报告符合 2002 年 2

月 26 日文件 S/2002/199 中提出的报告方针。此外，报告的分析性概括是一个很有用的特色。

在通过这份报告承认安全理事会的成绩的同时，安理会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我们的期望？这一问题可能不易回答。但是，在现有《联合国宪章》的范围内运作，安理会能否有不同表现，而不违反安理会长期确定的传统的议事规则？这些问题带来一个层面，它涉及需要重新探讨安理会的结构与操作规定。

若干年来，安全理事会改革问题，甚至联合国系统改革问题始终是我们本着民主振兴的精神思考的课题。我希望，我们今天所举行的这种辩论能够丰富我们有关在一个变化的世界中最适当的安全理事会模式的设想。

自从 1980 年代末，安全理事会改革的思想开始流行以来，国际舞台上已发生了许多事件，发生了许多政治和武装冲突。安全理事会通过和平调解、维持和平、以及建设和平，在解决这种不稳定方面发挥了它的关键性作用。自从大会 1993 年 12 月 3 日第 48/26 号决议设立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从事安全理事会改革工作以来，这方面也作了大量的努力。增加安全理事会成员数目被认定为改革进程中第一重要问题之一，决非偶然。工作组的最初任务是探讨安全理事会增加成员数目与公平代表问题。从 1994 年工作组开始开会以来，大会始终在讨论工作组审议的结果。

在有关安全理事会改革的讨论中迄今已确定的主要领域包括安理会的工作方式，涉及透明度、安理会决策进程，包括否决权；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非常任理事国数目增加问题；以及建立一个审查机制，审查扩大后安全理事会的表现。

自从 1945 年《联合国宪章》签署以来，安全理事会作为联合国的主要机构之一，它的工作方式有时被形容为太保守，对全球环境的变化不敏感。建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完全由战胜国担任五大常任理事国的安全理事会，代表少数国家有权在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问题上作出对多数国家重要且关键的决定。

有的国家把安全理事会看作是战胜国的惩罚工具。这一基本指责指出了决策缺乏透明度的问题。这方面，让我赞扬安全理事会工作中的一些积极发展，这不仅体现在安全理事会主席每天的新闻简报和预先公布安理会每月会议的时间安排，而且体现在时而就重要的区域和国际问题召开公开辩论，所有会员国都能参加。这种公开的互动必须得到鼓励和制度化，以加强透明度与问责制。同样重要的是安全理事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在处理这两个机构的共同事务方面日益密切的合作与协同作用。

安理会主席向非成员国通报情况的现有作法需要继续。为了实行问责制，安理会经选举产生的成员积极参与有关区域和国际和平问题的非正式协商是必要的，这只能增强安理会决定的合法性，促进问责制。会员国如果能够通过它们驻联合国常驻代表团，收到主席给非成员国情况介绍概要，那将是一个重要发展。

各国继续对增加安全理事会成员数目的可取性和公正代表的必要性表示关注，以促进有效地巩固安理会的职能。目前的现状同 1945 年基本没变。有些领域有所改善，如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数目。但是，维持安理会现有的成员数目不能有效和充分满足现有的全球利益，或促进民主文化的必要条件。为此目的，马拉维重申非洲联盟的立场，争取改变这一不能令人满意的状况。

必须迫切考虑增加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非常任理事国席位数目。马拉维支持《1993 年国家和政府首脑大会哈拉雷宣言》中阐述的非洲联盟立场，主张把安全理事会的成员数目从 15 个增加到 26 个，以符合联合国成员国的增加，联合国成员国总数现在已达 191 个。新的安理会成员国必须来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这方面，非洲的立场不赞成仅增加非常任理事国。真正的改革必须包括改变常任理事国和非常任理事国数目，以适当反映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现实。拟议的 26 个成员国，应根据公平地域分配



原则选举产生，以确保更加有效的分担监测与维持国际和平的集体责任。

安全理事会近年来对非洲问题的巨大关注和处理证明有必要增加非洲在安理会的成员数。马拉维重申并完全赞同非洲联盟的建议，非洲大陆在将要扩大的安理会中至少拥有两个新的常任理事国席位和共五个非常任理事国席位。非洲的两个常任理事国席位将通过非洲自己制定的轮换制度来填补。这样增补到安全理事会中的新成员预期将享有已在位的那些安理会成员所享有的同等权利和特权。

常任和非常任理事国席位的代表权将合乎公平的区域和地理要求。

安全理事会的否决权多年来一直引起人们关注，因为它妨碍了安全理事会工作的民主做法。尽管 1945 年《联合国宪章》规定了否决权这一特权，但历经多年，其适当性在一个建立在自由和民主原则之上的组织中已有所下降。因此，重新审查和逐步废除否决权在安理会的改革中占据着重要位置，这是捍卫民主和主权国家平等的需要。在逐步废除否决权之前，拟议中的安全理事会两个新成员必须享有同等的否决权。我国代表团认为，经过改革的安全理事会在运行过程中每隔十年必须进行定期审查，以监督其效率并提出新的振兴办法。这一进程取决于灵活性的重要需求。

21 世纪要求我们在审议这些勇敢建议时拿出无与伦比的勇气，以便将来为安全理事会和，的确，大会，以及整个联合国提供推动力。我们必须有力阐明我们工作中不断演变的包容性。不进行结构调整，改革将难以实施，而且改革是本组织成功和生产率的关键内容。

最后，我国代表团要强调联合国，的确，安全理事会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方面不可替代的重要性。拟议的改革措施要求制定适当的执行计划，它们意味着改善安理会的结构和程序，以便跟上不断前进的时代步伐。改革意味着满足意大利曾经呼吁的对民主、普遍性和包容性的总体期望，以便有效地回应 21 世纪的全球挑战。

联合国和安全理事会维系着必须理直气壮加以捍卫的地球和平的最后和最美好的希望。改革将加快实现一个更美好世界的步伐，它将带来和平与安全。让我们鼓足勇气和无私地前进。

**丰塞卡先生** (巴西) (以英语发言)：首先，请允许我在巴厘岛悲惨事件发生之后对印度尼西亚政府和人民表示声援。我们坚决谴责造成众多无辜生灵涂炭的这一恐怖主义攻击事件。我们请印度尼西亚当局向受害者家属——其中有巴西人——表示我们最深切的慰问。

讨论安全理事会的报告是为了重申大会在全体会员国真正关切事项上的责任。它不仅仅是一种形式。对安全理事会过去 12 个月表现的评论是好坏参半。

关于积极方面，我们可以例举东帝汶和安哥拉的成功事态发展。我们也可以提及对恐怖主义所构成挑战作出的迅速反应。与此相反，安理会的审议对非洲其他地区似乎影响甚微。

在中东，安全理事会相继通过的四个决议不够有力，未使局势发生明显变化。在这方面的挑战是如何切实维护联合国，尤其是安全理事会所承担的恢复和平进程和确定一条恢复该地区所有人民希望 and 安全的可行道路的集体责任。

尽管我们支持“四方”努力，以及该地区领导人发出的倡议，但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可以而且必须更有作为。

应该积极致力于恢复吸收该地区有关各方参与的政治进程。应该考虑是否有可能在当地设立监测机构，以便协助执行有关各方达成的协定，并确保对被占领土平民给予适当保护。安理会还应采取更为坚定措施，使用其拥有的所有机制，以确保执行业已通过的决定。

我们重申，强制性措施惟有按照《宪章》第七章的规定，经安全理事会明确授权方可采取。在任何情

况下，使用武力必须与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的危险成比例。

伊拉克或其他会员国会如此公然藐视安理会通过的决定乃是本组织的关切事项，而且对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不无影响。我们准备在今天下午及时召开的公开辩论中就安全理事会的这一微妙问题阐明自己的看法。

我们欢迎安全理事会今年提交的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的创新，但该报告仍没有反映出安全理事会工作的复杂性和重要性。它与其说是对各项讨论的准确介绍，倒不如说仍是已作决定的概括。大会有理由获得关于安理会决策进程和个别成员国立场的更多信息。我们还认为，安全理事会应该向大会提交特别报告，正如《宪章》第二十四条第三项所规定的那样。

安全理事会在过去几年里已大为改善了其工作方式，我们对此表示欢迎。它已经变得更具有透明度，为联合国广大会员国参与安理会的讨论提供了更多机会。在改进透明度的同时，通常也提高了效率和功效。与部队派遣国协商的新机制也产生了同样情况。

我们赞扬举行月末总结会，尽管安理会某些成员国仍对总结会存有疑虑。这种总结会为安理会的工作增加了透明度并产生了协同增效作用。

但请允许我指出，这些积极的事态发展基本上都还没有制度化。而且还存在着进一步改进的余地。应该更为经常地邀请非成员国参加秘书处的简报会。

我们还赞同对全体非正式磋商实行某种程度的制度化。安全理事会继续在非公开会议上处理其大部分业务，好多次显然绕过了《宪章》第三十一和第三十二条。它还在极不正式的非公开会议上作出实际确定，包括将产生极其重要财务影响的决定。

顺便指出，安全理事会授权的开支没有限制，它势必为全体会员国带来预算后果。安理会成员往往在没有充分意识到所涉财务问题的情况下作出决定。我们认为，不妨在安理会上考虑通过一项类似于大会所

涉方案预算说明的惯例。这些支出概算应该明确说明法定缴款、信托基金和预算外资源供资的活动。

如果说存在一个需要立即加以改变的领域，那么这就是当选成员感觉到被排除在安理会进行的讨论之外。当选成员提出的积极建议必须一开始便在安理会通过的所有决定中予以考虑。

我现在转而谈谈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关于安全理事会改革的报告(A/56/47)中提出的事项。至关重要是，安全理事会应该被视为一个拥有无可置疑的可信性和合法性的机构，以便它能够适当行使职权。安理会目前的组成并没有适当地反映新的世界现实、本组织日益扩大的会员国数量或者发展中国家在世界事务中发挥的日趋加强的作用。

在扩大安理会的必要性方面达成了广泛一致意见，绝大多数会员国都支持扩大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非常任理事国的数量。巴西认为，安理会中的平等表权只能通过扩大两类成员来加以解决，新的常任理事国应来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使安理会的成员数量达到 25 个。

巴西赞成削减否决权并逐步取消否决权。作为第一步，否决权的使用应限于根据《宪章》第七章采取的行动。

我们也支持进行定期审查的规定，以确保我们现在可能确定的变化将不会永远生效。

我们同样感受到这样一种挫折感，即我们为改革联合国所作的工作仍旧停滞不前，在第一组问题上尤其如此。在我们探寻可能的途径将这种做法向前推进的时候，我们再次求助于大会主席。他所发挥的积极领导作用是整个进程的关键。

我再次提出建议，我们应该采用一切手段避免开始新一轮一般性讨论。现在是从过去十年举行的辩论中开始总结出结论，为作出能就改革进程的方向提供明确意见的决定打下基础的时候了。

作为下一步，我们应力图就改革后的安理会的实际规模达成一致意见。基于这一点，我们将就安理会扩大的可能模式开始工作，以便在可预见的将来设计一项全面的一揽子方案。

正如秘书长科菲·安南在其关于加强联合国的报告中所指出的：“只要安全理事会不改革，联合国的任何改革都不是一项全面改革”(A/57/387, 第20段)。

**沙姆西先生**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以阿拉伯语发言)：首先，我愿向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表示感谢，感谢它作出努力为加强安全理事会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的作用的适当途径达成了一致意见。我们也要感谢秘书处作出努力，以新的格式编写了安全理事会的报告(A/57/2)。

“安全理事会的报告”和“安全理事会席位公平分配和成员数目增加问题及与安全理事会有关的其他事项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的报告”是大会议程中的两个最重要项目，因为安全理事会基于《联合国宪章》的各项原则，对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负有基本的至关重要的作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同意《安全理事会的报告》中所述的看法，即在过去几年中安理会在其工作方面上取得了进展，诸如举行了更多的公开会议，为非安理会成员提供了更多机会参加安理会的活动，举行联合国所有会员国均可参加的简报会等。我们也对安理会扩大所审议的问题和事项的范围表示赞赏。这些问题包括和平与安全，诸如维持和平、武装冲突与妇女、妇女在建立和平中的作用、儿童与武装冲突以及恐怖主义等。安全理事会成功地提请人们关注这些问题，尤其是在打击恐怖主义领域取得了引人注目的进展。

虽说在一些程序和实质性事项上取得了一些进步，但令人遗憾的是，安全理事会未能解决一些处于其作为国际机构所担负职责的核心的问题，诸如结束侵略和外国占领、建立和平以及维护和平与安全。这是因为存在着双重标准、缺乏平等的代表权以及少数国家拥有否决权，这使得这些国家可以作出影响整个人类生活的重大决定。

工作组在过去九年进行的讨论，强调了改革安全理事会结构和提高其工作透明度的极端重要性。由各国、各组织和区域团体提交的工作文件，都同意对安理会进行改革具有重要意义，以便加强和促进其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的作用，改进其工作效率以迎接二十一世纪的挑战。它们也强调了联合国成员数量不断增加的情况。联合国的成员数量自本组织创建以来已增加了三倍以上；因此，以同联合国成员数量增加以及其政治和安全关注事项的增加相称的方式，增加安全理事会成员的数量也是符合逻辑的。

不过，尽管会员国之间就改革的原则达成了协议，但工作组未能就一项有关安理会成员及安理会工作方法和程序所需改变的性质达成协议。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非常关注通过改革安理会和增强其工作方法和决议的透明度和客观性，从而加强联合国及其主要机构特别是安理会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呼吁：首先，支持并执行增加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和非常任理事国席位的原则，以使其达到这样的程度，即提高其在通过决议和就危及到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冲突采取行动的有效性和效力。这种增加将符合各会员国主权平等以及平等的地域代表权的原则，并且将符合安理会普遍性的原则。

第二，任何新的改组安全理事会的模式，以及任何其成员数量的增加，都必须考虑到目前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权不均衡的情况，以便纠正这种地域代表权的不均衡，提高在安理会中的政治均势。

第三，我们呼吁为阿拉伯集团分配一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该席位按照阿拉伯国家联盟遵循的规则在亚洲和非洲国家集团内部轮换。

第四，如果就安全理事会的常任席位数量达成协议，则这些席位必须分配给这样的国家，即它们业已证明其与联合国的关系，它们对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贡献，以及它们在贯彻《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方面所取得的成果。我们呼吁由大会根据议定的程序和标准来选举这些国家。

最后，我们必须确定对使用否决权的控制和限制，并通过在这方面已提出的建设性建议，以期商定各方都能接受的条件，从而保障安理会中立和客观地履行其职责，并防止安理会某些常任理事国奉行的偏袒政策和双重标准。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对安全理事会不能确保执行其关于中东局势，特别是巴勒斯坦问题的决议深感失望。巴勒斯坦人民每天正在遭受以色列占领军的屠杀和灭绝种族行径，而安理会则没有进行干预，迫使占领国以色列遵守安理会先前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所有决议。以色列继续对无辜平民进行屠杀，并破坏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基础设施，违反了所有国际法和人权文书，其中最主要的是 1949 年《关于战时保护平民的第四项日内瓦公约》。然而，安理会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迫使以色列遵守其决议，其中的最近一项是第 1435 (2002) 号决议。以色列公开藐视该决议，尽管安理会所有成员都要求该决议得到执行。安理会一直不能对以色列施加其权威，因此它已诉诸改变和经常取消其决议，安理会关于向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杰宁派出一个事实调查组的第 1405 (2002) 号决议就是这样的情况。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求作为负责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主要机构的安全理事会承担其在这方面的职责，并利用其权威确保充分执行其所有决议，特别是关于中东局势和巴勒斯坦问题的那些决议。目标将是根据《第四项日内瓦公约》和《联合国宪章》的原则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并制止无辜平民的流血。

最后，我们希望，我们关于这个项目的辩论将导致在安理会结构所需要的改革方面取得显著进展，并增加其成员组成的公平代表性，以便提高其在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的信誉和根本作用。

**德勒克先生** (比利时)(以法语发言)：首先，我国代表团谨表示赞扬今年特别是马布巴尼大使及其工作班子为缩短安全理事会报告 (A/57/2) 并使之更具

实质性而作出的各项努力。我们发现以序言方式编写分析性概要特别令人感兴趣的。它证明在过去的一年里安理会活动的高度。

安理会迅速和有效地迎接了它所面临的诸多挑战，特别是 2001 年 9 月 11 日袭击之后的反恐怖主义挑战。这一挑战的艰巨性再次体现在上周末在巴厘的袭击。我国代表团坚决谴责那次袭击，并向印度尼西亚和澳大利亚两国代表团以及受害者的家属表示深切的同情。

我国代表团满意地注意到，非洲的各个冲突局势恰当地继续作为安理会在过去一年里高度注意的主题。我们鼓励安理会提高这一注意力及其在实地，特别是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活动。

我国代表团也注意到，在现任主席、喀麦隆大使贝林加-埃布图的领导下，制裁问题工作组已恢复其工作。这是我国代表团极为重视的一个问题。实际上，我们迫切需要从近年来在制裁问题上所作的许多研究和分析中吸取教训。特别是，我们必须改进现有制裁制度的各后续机制的运作。比利时希望，该工作组将制定这方面的具体建议。

我国代表团欢迎在安理会工作方法走向更大透明度方面所取得的进展。与秘书长一样，我认为，把因此发展的新实践制定成法律是有助益的。我们甚至可以更进一步，比如，在与部队派遣国的协调方面，这应当更具实质性。

安全理事会的改革是一个我们特别关心的问题。实际上，极为重要的是，保障该机构的长期合法性和效力，因为我们都意识到其在和平与安全方面的关键职责。整个联合国系统的信誉处在危险之中。

比利时感到遗憾的是，负责审议安全理事会改革所有方面的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的工作在大会第五十六届会议期间几乎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然而，我们仍然相信，一项解决方案是可能的。正如成员们所知，比利时与持有同样看法的一些国家一道提出务实的



建议，以期增加两类安理会成员，并限制否决权的使用。我们相信，这些是实现将满足绝大多数会员国愿望的平衡与现实的改革的必要因素。

我们拥有所有的原料——容许我打个比喻——并且对处方如何有比较精确的设想。所缺乏的是向前迈进的政治意愿——即采取必要的步骤，使立场趋于一致。我们都知道，扩大安理会和使用否决权的问题依然是意见不一致的方面。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有实现一个结果并作出必要妥协的意愿，没有什么分歧是不能克服的。因此，在这一阶段毕竟需要一种政治做法。

我谨鼓励大会主席走这条道路，并在本届会议期间采取必要的主动行动。当然，这项任务不会轻松，但关系重大。大会可以期望我国代表团在这项工作中的坚定支持。

**甘苏克先生** (蒙古) (以英语发言)：首先，我谨与前面的发言者一道向印度尼西亚和其公民在巴厘岛旅游胜地的恐怖主义袭击中丧失生命的其它国家的政府和人民表示同情。这种滥杀无辜平民清楚地表明国际恐怖主义对世界和平与安全所构成的威胁，这也是要求采取紧迫和有效行动，打击各种表现形式的恐怖主义的另一个呼吁。

象许多其他先前的发言者一样，我国代表团欢迎安全理事会的报告改进的模式和简洁的介绍。我们特别感谢在年度报告中首次采用了分析性叙述。总而言之，这些改变使人们对安理会的工作有了更加清楚的了解，从而提供了一个机会，以便更深刻地考虑和更加深入地分析整个安全理事会的工作。

谈到年度报告，我赞同新加坡大使马布巴尼的看法，即需要制订一套商定的标准，可用来评估安全理事会的工作表现。我国代表团认为，这位大使提出的前四个问题可成为进一步详细制订所有感兴趣的代表团可接受的标准的基础。

正如报告中所指出的，报告所述一年是安全理事会历史中最繁忙的一年。除了通过第 1373 (2001) 号决

议所产生的新职责外，安理会充分致力于在阿富汗建立一个临时当局，在喀布尔及其周围地区提供安全。联合国东帝汶支助团根据安理会的任务，帮助建立了一个独立的东帝汶国。安全理事会参与了从非洲之角到大湖区的缔造和平、维持和平和建设和平活动。安理会讨论了、或者不断地审议与中东、伊拉克、科索沃、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塞浦路斯、反恐怖主义和维持和平有关的许多其他重要问题。

中东整个局势恶化仍然是一个令人关切的重要问题。然而，甚至在这一地区，在安全理事会有关决议的框架内为实现持久和平奠定了基础。尽管非洲许多地区的和平仍然脆弱，但民族和解和实现和平解决争端的政治意志的迹象是显而易见的。

在处理上述紧迫问题的同时，安全理事会在数量和质量方面大大改进了其工作方法。安理会的活动变得更加透明，安理会现在为安全理事会非常任理事国参加其审议工作提供了更加广泛的机会。每月总结会议为安理会理事国和非理事国进行交互式讨论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机会。

我们欢迎公开会议和通报数目增多。在这里我要引述法国大使莱维特所说的话。他在 9 月 26 日就安全理事会的工作方法发言时提出以下看法：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从一个冬眠期发展到一个越来越迅速发展的时期”。(S/PV.4616, 第 7 页)

我国代表团衷心地欢迎这些改变，因为这些改变为联合国的工作带来活力，并增强了整个联合国组织的信誉。然而，我们认为，应该进行进一步努力，以增加透明度，并提高安全理事会工作方法的效率。

尽管我们象许多人一样，对在安全理事会席位公平分配和增加成员数目方面缺乏明显的进展感到沮丧，我们把困难归咎于这一问题的政治敏感性。我们希望，工作组将继续寻求这一问题的解决方法。象许多其他人一样，我们仍然认为，应该增加常任和非常任两个类别的安理会成员数目。

**莫尔纳尔先生** (匈牙利) (以英语发言): 首先请允许我同其他发言者一起向印度尼西亚政府和人民, 以及向失去许多公民的其他国家表示我们的衷心慰问, 并最强烈地谴责恐怖分子在巴厘岛对无辜平民犯下的令人发指的行径。

让我表示, 我国代表团感谢安全理事会主席、喀麦隆大使埃布图作了介绍, 并且感谢联合王国和新加坡代表团为安全理事会的年度报告作出宝贵的贡献。同样, 请允许我借此机会祝贺安哥拉、智利、德国、巴基斯坦和西班牙当选为安理会新非常任理事国。

匈牙利欢迎关于把两个项目合并在今天议程上的决定, 我们真诚地希望, 这种简化大会辩论的做法将导致更加有效地利用我们宝贵的时间。我国代表团高兴地承认, 今年的报告显示在数量和质量上有了明显的改进。报告大大地缩短, 其引言部分最终使我们对安理会成员如何看待报告称之为该机构历史中最繁忙的一年的议程上重大问题的发展有了一定的了解。另一方面, 引言部分远远未能真正地分析各项事件和安理会的反应, 与此同时, 报告有 290 页, 同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工作报告的 39 页相比, 还是太长, 在去年的辩论期间, 许多会员国把秘书长的报告视为应遵循的标准。

安全理事会在报告所述期间取得了重要成功。安理会对 9.11 恐怖主义袭击事件作出的迅速和有效的反应得到全世界赞赏, 并加强了安理会的信誉和内聚力。我们还赞扬安理会新设立的反恐怖主义委员会的出色表现, 以及反恐委员会使联合国全体会员国参与打击恐怖主义灾祸的全球斗争。协助东帝汶过渡到充分独立, 管理逐步取消波黑特派团, 以及监测基于科索沃人民实际自治的执行情况, 这些只是安理会当然值得赞扬的少数几项成就。

匈牙利还要正式地赞赏安理会近几年来行动增加了透明度。公开会议数目增多, 这意味着有更多的机会获得秘书处提供的信息, 并使安理会非理事国有更多的机会也发表其意见。然而, 这些冗长的会议经常倾向于只是重申众所周知的国家立场、重复发言,

而不是就议题本身进行真正的对话。人们时常感到, 这些公开会议越来越变成理事国和非理事国不得不忍受的必须完成的任务和政治杂务。人们的期望逐渐减少, 因此, 很少取得重大结果。

安理会掌握多种会议形式。不幸的是, 举行经书面要求而让有关代表团参加的各方均可参加的非正式会议的做法似乎在安全理事会中失去支持。我们认为, 这些非公开会议仍可使非安理会成员深入了解该机构的实际工作。

在延长维持和平任务之前同部队提供国举行会议的正在形成的做法, 受到有关各方的高度赞赏。然而, 这些会议常常不过是简要地审查已经公开的秘书长关于某一具体维持和平任务的正式报告, 并常常不能提供有时可证明对把其部队派往遥远国家、使他们处于危险中的会员国尤其重要的额外详情。我们仍然坚信, 部队提供国政府有权利和责任充分了解一项任务的不同方面和政治军事范畴, 不幸的是对此最佳来源是安全理事会和秘书处。

对非安理会成员的充分的信息流通, 是了解安理会的活动、其政策和努力的必要先决条件; 是各国政府能够在必要时给予政治支持的必要先决条件。目前的情况仍然远远不能令人充分满意。我们赞扬那些以通常最新的工作方案和最近的声明与决定而维持安全理事会主席网页的人的工作。另一方面, 我们认为遗憾的是该网页并未用来向各代表团传递准确的会议安排情况, 例如有关未排定的会议和安理会磋商的预告, 因为为此目的设立的电话服务似乎也不能满足期望。

我们认为即使安理会的磋商具有非正式的特点, 但每个会员国确享有适时获得基本情况的合法权利。我们的兴趣通常不在于会议的模式, 而在于其实质内容。因此, 我们呼吁有关方面找到解决该问题的办法。更好地利用最快的渠道即因特网, 可能证明是值得考虑的一项有益的选择。此外, 应该重振主席就安理会目前工作而向有关非成员每日非正式通报的先前做法, 按照《联合国日刊》的内容, 已经为此分配了一个单独的房间。然而, 这种通报实际上很少举行。

安理会席位公平分配和成员数目增加问题及有关的问题，仍然是对这一世界组织的会员国极为重要的问题之一。我们各国元首和政府首脑在《千年宣言》中，一致同意加强我们的努力以实现安理会各个方面的全面改革，这可以理所当然地看作是我们所有人的一项明确任务。

尽管在千年首脑会议前后与不限成员名额工作小组中进行了各种努力，但人们却相当失望地看到在扩大安理会问题上缺乏有意义的进展。正如秘书长向大会最近的会议提交的有关的加强联合国报告中所正确地指出的那样，“只要安全理事会不改革，联合国的任何改革都不是一项全面改革”（A/57/387，第 20 段）。匈牙利完全同意这一看法，始终呼吁进行改革以形成一个反应世界上新的政治和经济现实的安理会，其形式更具代表性和更民主，从而在国际社会眼中赢得更高的合法性和信誉。迫切需要进行这种改革，因为全世界的复杂和困难的局势进一步增加了安全理事会履行其根据《宪章》所承担的义务的责任。

匈牙利继续追求同安全理事会改革有关的努力中两个基本愿望：需要调整安理会的规模和组成以适应当今已经变化的政治现实，以及需要保持和加强其工作能力和效率。从这一角度出发，匈牙利赞成扩大安理会的两种理事国数目。

我们确信，让德国和日本以及非洲、亚洲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的某些国家成为安理会新的常任理事会，肯定会提高其整体信誉。同样，联合国会员国数目在最近几十年的大量增加，也成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足够增加的理由，从而提供一种更平衡的组成和中小国家更大的代表权。

我们并不认为扩大本身是一种目标。它应造成更可靠和更合理的决策过程。未来的扩大必须伴之以保持和改革安理会效率的必要。匈牙利感到遗憾的是，就可增加安理会成员数目的方案达成协议似乎相当遥远。然而，匈牙利仍然乐于接受任何有益的建议，随时准备与所有其他会员国一道纠正这一状况。

匈牙利认识到并赞赏在安理会的行动中所实现的积极变化和取得的进展。我们高兴地看到，各会员国在不限成员名额工作小组中所表示的一些设想和建议，已经反映在安理会业务的日常做法中。正如在前面所提到的那样，安理会更透明的工作、公开会议次数的增加以及同部队提供国更好的合作，肯定应看作是正确方面上的重要步骤。

安全理事会的改革列于大会议程之上已经十年，不限成员名额工作小组的报告中仍然鲜有新事态发展。我们感到遗憾的是无法就重要问题达成协议，而在对整个国际社会至关重要的漫长和逾期未完的进程中没有任何实际的突破。我们充分意识到，在有时利益如此不同的各会员国之间找到共同标准，显然不是容易的事，它需要进一步的持续努力，以及虽小但却是切实的步骤和新的富有创意的做法。如果我们要使本组织在处理我们正面对的全球挑战中更具反应力和更有效率，我们就不能奢望在这一方向中停止进展。

最后，我们要鼓励主席按照他在千年首脑会议上最高一级所接受的直接权限，作出新的努力推动这一进展。我可以向他保证，他将在这一努力中得到匈牙利代表团的全力合作。

**诺沃特娜女士**（斯洛伐克）（**以英语发言**）：我首先要就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发生的毁灭性悲剧而向印度尼西亚人民和政府及来自全世界的受害者的家属深表悼唁。

我谨感谢安全理事会现任主席、喀麦隆的贝林加-埃布图大使介绍了安全理事会今年的报告。

斯洛伐克感到高兴的是大会决定一道处理议程项目 11 和 40，因为这两个项目的内容显然相互关联。我们认为，为了在安理会实效方面取得相当大的进展，就需要就导致安理会改革的重要变革进行辩论。这也是能够提高安理会信誉的唯一方法。

一大批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在千年首脑会议以及后来的大会历届会议上指出安全理事会的改革是加强联合国方面的非常重要的任务。



秘书长在最近的报告中再次指出联合国需要进行重大的改革，并指出

“只要安全理事会不改革，联合国的任何改革都不是一项全面改革”。(A/57/387, 第 20 段)

我们欢迎秘书长在发言里发出的这种告诫推动对这一中亚问题的讨论。我们认为，必须通过改革安全理事会加强联合国的运作，使联合国能够有效对付越来越复杂和多样化的像国际恐怖主义那样的新挑战。

**副主席加莱阿斯·奇里沃加先生(厄瓜多尔)主持会议。**

同绝大多数会员国一样，斯洛伐克共和国支持安全理事会改革，这种改革能够增强安理会的代表性，改进其工作方法和增强工作的透明性，同时维持安理会迅速采取行动的能力。增加安全理事会成员的数目，这是当今世界现实和联合国会员国数目增加的唯一必然的结果。我现在要明确地指出，安全理事会已不能完全代表当前的国际社会了。

斯洛伐克支持增加安全理事会常任和非常任理事国两类成员的数目。除了来自所谓工业化国家的新的常任理事国外，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国家在这一重要决策机构中也应拥有常任理事国的席位。东欧国家集团成员数目过去十年增加了一倍多，安全理事会增加非常任理事国成员数目的过程不应将东欧国家集团漏掉。就具体数目而言，斯洛伐克支持将安全理事会成员由今天的 15 席增加到 25 席的想法。

斯洛伐克认为，这样做并非很困难，期望就增加常任和非常任理事国两类成员数目的必要性达成一致意见是十分现实的。期望所有常任理事国都拥有同样的否决权也是现实的。期望废除否决权并不现实，但我们认为期望对否决权加以限制和使之更加透明却是现实的。

最后，我谨祝贺安哥拉、智利、德国、巴基斯坦和西班牙当选安全理事会新的成员，同时希望它们将为了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正义事业进行不懈的努力。我们当然知道安全理事会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我

们作为联合国的会员国以及我们全体人类，都有理由指望安理会能够不断进行认真的努力，防止对于和平的威胁——不论这种威胁来自何处——给人类带来痛苦。

**保列洛先生(乌拉圭)(以西班牙语发言)：**安全理事会今年提交大会的年度报告采用新的模式，是比较历年所提报告的一种重大的进步。尽管导言说明性高于分析性，但简明具体，有其长处。由于导言扼要地——尽管也许是过于提纲挈领地——概括了安理会在报告所涉 12 个月期间所开展的活动，所以格外有益。

报告模式的改变是安全理事会愿意变成有效、透明和参与式的机关的另一迹象。安理会工作方法最近实行的其他分变化也是一样，例如非安理会成员可以出席的公开会议数目增加了，以及举行总结会议和与维和行动部队派遣国进行协商。乌拉圭非常关心后一个问题，因为乌拉圭不仅 50 年来一直派遣部队，而且也是当前就人口比例而言派遣军事和民事人员最多的国家。

乌拉圭热烈欢迎所有这些变化，这些变化不仅对所有会员国有好处，而且对安理会本身有好处，因为安理会的立法和声誉会因此得到提高。但非公开会议的数目仍然过多。在很多的情况下，决议的起草和谈判依然秘密进行；结果是我们这些非安理会成员、但却受其决议约束的国家却不了解安理会采取行动的理由和目标。

正因为如此，我国代表团认为，正如哥伦比亚常驻代表巴尔迪维索大使在安理会所说的，应该将这些变化看成是

“一个制造符合联合国组织成员要求的产品长期进程”。(S/PV.4616, 中文第 19 页)

换句话说，这些都是第一步，我希望这些步骤能够让我们在不久的将来看到使我们能够全面了解安理会议程上的国际问题全貌的那种报告。如果报告不再停留于叙述，例如像目前审议的报告那样，而是包含了



分析的内容和对结果的评价，就可以实现这一点。我们知道，这是一项更为复杂的任务，但我相信安理会有能力完成这样的任务。

报告主要应该包括：对每月的总结会议进行概要的总结；对所采取措施的有效性和各种具体情况下采取确保维持或恢复和平与安全的手段以及实行制裁的方式进行的评估；特别是有关受到所通过各项决议约束的各国执行决议情况方面的过多资料。

我国代表团尤其关心后一个问题。摆在我们面前的报告提到了对安理会就几个冲突所通过的某些决议没有得到执行。乌拉圭的理解是，监测机制可能需要予以强化。无论如何，应该考虑实行新的程序或办法劝说各国遵守决议，在不遵守决议的国家属于冲突的当事方或以某种方式与冲突有直接联系的时候更应该如此。安理会不应继续保持被动，不应眼看受其职责约束的国家不遵守安理会的职责而无动于衷。

安理会至少应该广泛地公布这种不遵守的情势，在根据《联合国宪章》第 15 和 24 条提交的特别报告中，向大会提供这种不遵守情势方面的最新一致的资料。这样做不仅能够让大会理解哪些大会成员没有遵守安理会的决议，也能够最终提出建议或就以某种方式这一问题采取立场。这完全符合大会的权限。让我们回顾，根据《宪章》第十二条，大会有权力应安全理事会请求就安理会正在审议的争端或情势提出建议。

在报告所涉期间安全理事会的活动在某些方面是极其紧凑和十分有效的，我们从包括塞拉利昂、安哥拉和东帝汶等若干局势在内的积极事态发展可看出这一点。同样，我们谨强调安理会卓有成效地指导了打击恐怖主义的斗争，并且反恐怖主义委员会所进行的工作应受到赞扬。

对这一事实最好的证明是，在一个各种冲突不断增加和变得越来越复杂的世界上，联合国仍然是合法解决冲突的唯一机构，只有通过联合国才真正有可能以公正和持久的方式解决这些冲突。任何其他行为，

无论是预防性的还是胁迫性的，如果是在联合国以外采取的，因而不具有以安全理事会为代表的国际社会共识所赋予的合法性，就可能使冲突长期存在或恶化。

关于就安全理事会改革所进行的磋商，我们没有理由对可能在近期内取得重大进展抱乐观态度，如果继续就将近十年前提出的同样的改革建议继续进行协商，我们就更加不感到乐观。

确实，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在一些较次要的方面取得了进展，这在年度报告中已详细说明。无疑，该工作组的审议工作有助于开始改革安全理事会的工作方法。但在关于安全理事会的组成、如何扩大安全理事会以及一旦扩大安理会后采取何种决策程序这些基本问题上，我们还是站在几年前的老地方。

造成这种僵局不是因为在工作组内意见完全不一致。在这方面，应强调在协商中所存在着一种典型的矛盾情况。确实，尽管从协商一开始在必须增加非常任理事国成员的问题上就达成了共识，但至今却无法就安理会的组成正式达成任何协定。没有任何国家反对增加非常任理事国。然而，工作组却不能使这种共识成为正式决定，因为有些国家把增加具有否决权的常任理事国作为条件，而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远远没有达成一致意见。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年复一年地审议，却没有实现改革，这是人人都同意的改革，这项改革无疑将实现所有国家毫无例外都追求的目标，这就是加强安理会的代表性和民主性。

如果在工作组开始工作的第一年，就把这项一致意见付诸实施，修改《联合国宪章》，假如把非常任理事国增加了十个，那么到今天除了这十年中在安理会担任非常任理事国的成员外，大会中的另外 50 名成员也已能够在安理会中占有席位。如果在审议增加非常任理事国的可能性问题上没有任何偏见，那么扩大安理会早已付诸实施了。

但是正如我说，这并不是工作组协商中的唯一矛盾现象。另一种矛盾现象是，尽管工作组的许多成员同我们所有国家一样，一再说它们的目的是使安理会民主化，他们需要的是一个更民主、更具有代表性和更透明的安全理事会。而同时，他们所鼓吹的扩大安理会的方案却正好与这背道而驰，因为他们提议增加常任理事国数目，这将产生绝对反民主的特权。我是指否决权。他们一边说必须使安理会成为一个更民主的机构，但却提议进行使安理会更加不民主的改变。这种矛盾几乎是不可理解的，我们看到那些提议扩大否决权的国家同时却主张消除否决权。

尽管工作组的努力至今未取得成效，但乌干达认为我们必须坚持下去。我们对工作组仍然有信心，工作组仍然是继续这些协商的唯一适当论坛。此外，我们认为，为了加强就这个问题达成一致意见的前景，必须谋求新的讨论基础。

我们相信，有可能找到一种体制解决办法，满足某些国家准备承担更大责任的愿望，增加它们的存在和使它们更多地参与安全理事会，而不影响到安理会的民主性质或其功能。

**穆舒塔斯先生** (塞浦路斯) **(以英语发言)**：首先，我谨对在印度尼西亚美丽的巴厘岛恐怖主义袭击造成的生命损失表示真诚地哀悼。

我们感谢喀麦隆的马丁·贝加林·埃布图大使十分清楚地介绍了安全理事会的报告。我们注意到世界越来越多地需要安全理事会对各种冲突、威胁和破坏和平的行为采取应对措施，这表现在安理会比去年举行更多的会议、通过更多的决议和更多的主席声明。

报告所涉期间为 2001 年 6 月 16 日至 2002 年 7 月 31 日。报告主要叙述了安全理事会根据它维护和平与安全的首要责任所审议的各种问题。

《联合国宪章》赋予安全理事会很大的权力。任何其他机构都不能作出强制性决定。它越来越不顾大会的利益而占领政治阵地，特别是自从 2001 年 9 月 11 日对美国的恐怖袭击之后更是如此。然而，虽然权

力大幅度地向有利于安全理事会的方向移动，向大会提交报告本身便是安全理事会向大会和它代表其行事的联合国全体会员国负责的提醒和证据。

我们赞赏地注意到关于世界问题的年度报告的介绍部分的最新格式。案文虽然简短，但的确是及时和内容详实的。我们还欢迎在安全理事会工作方法方面的改进，虽然正如报告本身所说的那样，仍有进一步透明的余地。越来越多的召开公开会议、安理会主席的每月评估、继续向非安理会成员的通报和主席新闻声明、越来越多的同部队派遣国协商和安理会会议朝着公开性的总体趋势在产生有利后果。

我们注意到在一些问题上取得了进展。在其他领域，局势比过去更具威胁，国际恐怖主义问题便是如此。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采取了迅速谨慎的行动，通过两项旨在根除恐怖主义灾祸的历史性反恐决议。安全理事会通过其 2001 年 9 月 28 日的第 1373 (2001) 号决议建立的反恐委员会，正如报告的介绍部分所指出的那样，“在打击对全球和平与安全构成的重大威胁方面启动了在程度上前所未有的行动”。

令人遗憾的是，由于缺乏政治意愿和拒绝执行安理会强制性决议和决定，一些长期存在的问题，包括塞浦路斯问题依然停留在安全理事会的议程上。所有会员国毫无例外地遵守安全理事会的各项决议的义务是各国已承诺遵守的宪章规定。

安全理事会不履行其自己的决议侵蚀着安理会的效力和信誉。正如塞浦路斯共和国总统所说的那样，

“如果联合国适用双重标准，其这一最重要机构的效力将受到严重损伤。它必须在任何问题上都以决心和一贯性采取行动”。

首先，为了充分实现其目标，安理会必须真正具有代表性，在其成员和内容方面反映目前的现实。改革，特别是在地域公平分配基础上和根据《宪章》第 23 条增加常任和非常任理事国席位的数目将使安理会更具合法性并使其更为民主，进而加强其效力。

在一般性辩论期间，以及在就安全理事会席位公平分配和增加其成员的重要问题的全体会议的辩论中，塞浦路斯表明了其观点。扩大安全理事会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它得到全体会员国的支持。所需要的是实现得到压倒性多数协议的政治意愿和灵活性。我们希望，只要坚持不懈，扩大过去 10 年中在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的过去会议上所达成的共识领域，我们便会朝向得到普遍接受的协议方面迈出积极步骤。

第二，不言而喻的是，联合国必须有足够的资金和人员，才能如秘书长所说的那样不会使其寄予希望的人们失望。如果因为安理会不能履行其庄严决定而使安理会的强制性决议得不到执行，任何改革便将失去意义。

最后，我们一贯认为，创始人在《宪章》中所规定的同集体安全体系相关的《宪章》条款特别是在此复杂时期应充分实施，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将使用武装部队的权力置于安全理事会管辖之下。

为进一步加强我们联合国组织，需要在安全理事会和大会这两个联合国最重要机构之间建立密切关系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为实现该同一目标，我们还支持联合国与区域和其他组织之间的更大协作，只要其目的是促进《联合国宪章》中的目标。

最后，我愿祝贺新当选的安全理事会成员，并感谢全体安理会成员为在安全理事会决议基础上公正持久解决塞浦路斯问题所作的努力。

**孔朱尔先生** (毛里求斯) (以英语发言)：首先我要代表我国政府并以我个人名义向上星期六在巴厘的恐怖袭击中丧失亲人的家庭深表同情。我们表示声援印度尼西亚和澳大利亚政府。我们明确谴责以无辜受害人为目标的不人道的滔天行径，我们希望该袭击的肇事者将很快遭到法办。

我国代表团同其他代表团一道感谢安全理事会主席向大会提出安全理事会的报告(A/57/2)。我们完全同意他所作的发言。我们感激我们在安理会的成员们，他们在提出今年报告方面作出了重大努力，提出

了有价值的建议并作出贡献；今年的报告同往年报告相比更为通俗易懂、篇幅简短、内容集中和条理更清。最为重要的是，今年报告的产生与过去相比有很大的节省。我们感谢新加坡常驻代表马布巴尼大使，他为说服安理会接受新的报告形式作出了不懈努力和说服工作。

我们听到在本次辩论中许多发言者谈到必须对联合国及其机构进行改革。我们在许多方面同意他们的观点。我们期望着对关于安全理事会席位公平分配和增加成员问题和同安全理事会相关的其他问题的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所提建议进行更为具体的协商工作。

关于扩大成员问题，我谨重申毛里求斯的立场，这就是除其他国家外印度应该在安全理事会拥有常任理事国席位，这是它应得的。

安全理事会在 2001 年 7 月至 2002 年 6 月期间继续发挥其防止国家间重大冲突的专职作用并积极参与改善解决一系列国家间冲突新方法的活动。安理会不仅对国际和区域和平与安全受到的威胁作出反应，也在处理影响和平与安全问题方面施展其预期能力。安理会努力动员国际反恐努力并以通过有划时代意义的 1373 (2001) 号决议作出了迅速果断反应，这不仅是历史性成就，也成为国际社会同所有形式恐怖主义斗争的准绳。我们向联合王国常任代表杰里米·格林斯托克大使担任反恐委员会主席作出的卓越工作表示敬意。

安全理事会在今年内曾有机会听取非洲统一组织——也就是现在的非洲联盟关于非洲局势的简介。考虑到非洲联盟现在在解决、预防和驾驭冲突领域于区域层面发挥着更大作用，此种做法在未来应保持下去以确保适当考虑、协调以及互补性。

安全理事会还设立了非洲特别工作组，它非常有助于安理会处理尤其是非洲的问题和冲突。我们希望人们不会在年底前对维持工作组原则的努力提出疑问。我们还感到高兴的是，安全理事会同经济及社会

理事会今年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合作。这种合作是产生从缔造和平向建造和平和巩固和平顺利过渡所必需的。我们希望加强这种关系的努力将继续下去，以利于国际社会。

毛里求斯不久将完成其安全理事会非常任理事国的两年任期。我们认为这段经历极为充实和非常令人满足。对我们这样的小规模和小国代表团来讲，任务有相当难度，这毫无疑问。但是还是值得做出一番努力。在我们将从新加坡常驻代表星期一发言时提到的列车下来时，使各位了解我们的经验和就如何进一步增强选出成员国能发挥的作用提出建议可能是恰当的。

我们在这两年中发现选出成员在安理会工作方面能够发挥十分重要和有建设性作用。二十一世纪的新挑战需要集体决策、灵活并随时准备作出妥协，以通过协商一致取得切实结果。选出成员国为安理会工作带来平衡和可信性，如同新鲜空气，为处理世界面临的问题打开了新视野。

它们通过时常举行的主题辩论能使安理会工作面向共同感兴趣的较新的问题，并给联合国更多会员国就这些问题表述看法的机会。

选出成员国在对他们所代表区域负有义务的驱使下认为他们有责任使安理会工作更加公开和透明。就像安全理事会主席在其声明中提到的，安全理事会在其目前审议阶段共召开 277 场正式会议，其中许多是公开会议。我们认为这一趋势应继续下去，还应召开更多的安理会公开会议讨论更广泛的问题。

选出成员国也能够实现安全理事会工作方法和程序上的积极变化。因此我们认为，选出成员国在获得适当时机和支持情况下能为整个国际社会创造一种拥有和归属感，它只会有益于我们和平与安全的长期利益。

因此我国代表团认为应当进一步加强选出国的作用，而不是压制它。我国代表团认为，选出成员国应能够获益于秘书处和离任成员的充分支持，这样安

理会可以不间断地处理各种问题。在此方面，我们建议设立适当机制，使它发挥机构记忆作用并提供有关各类问题急需的背景资料；这对于选出成员国适当和建设性参加安理会协商有关键意义。

毛里求斯同其他代表团一样坚定支持公认和经受检验的多边主义原则；它预示各国和平、安全和发展而不论其大小或经济和政治差异。虽然这样讲似乎过于简单和言之为过，但是有一点在多边主义方面是共同的——它使世界更独立；它有助于全球村落的设想；它加速了跨越领土和地理界限的协调和集体行动的速率。

因此我们强烈提倡给予多边主义显赫地位，使它在相对于处理国际关注问题单方面途径上享有优势，特别涉及维护国际与区域和平和安全方面。

近日来全世界都面临重大危机的迫在眉睫的威胁，它应当成为我们在联合国的每个人和安全理事会每个成员关注的事项。安全理事会内外许多成员国都正确地指出，选出成员国往往在有关安全理事会可能采取行动的先期讨论中靠边站。这无助于工作；相反，它造成神秘和猜疑气氛，是不健康的。我想在此援引秘书长 2002 年 10 月 11 日在马萨诸塞州剑桥市所讲的一番话：

“公开是我们时代的新标志。但是我们需要让它发挥作用。否则，国家和人民可能退缩到保护主义背后，更糟糕的是他们拒绝全球化和公民身份而倾向于狭隘的国家利益观念；与相互依赖的世界全然不合拍”。

人们对于有必要增进所有联合国活动和决策过程的公开和透明度具有普遍认同。安全理事会也不应例外。如果我们想看到讲求实效和结果的安理会，一个自从其创建值得人们信任的安理会，那末我们必须乐于听取改革的新思想和建议。

我们承认安理会成员国为实现《联合国宪章》各目标付出的努力，以及它们对其各原则的承诺；我们以为集体原则不应在国家利益面前作出牺牲。维护一



致应当成为指导我们的座右铭；每个安理会成员都应以此为目标，因为安理会只有行动一致时才最为有效。也只有每一个成员国表现出归属感和对安理会工作的无私承诺并建设性地参与其协商，上述努力才有可能。

**默纳汉女士** (爱尔兰) (以英语发言)：在开始发言时，我要谴责上个周末在巴厘发生的罪恶的恐怖主义攻击行为。我还要代表我国代表团向印度尼西亚人民和政府表示深切的慰问，并向各国遇难和受伤者的亲属表示深切慰问。

我们欢迎有机会参加这一次共同举办的辩论，对各自独立但又十分相关的事项发表意见。我们赞扬大会主席扬·卡万先生在大会讨论的这一问题和与其他问题方面作出了努力，将项目分组，以更加连贯的方式予以讨论。

我们欢迎安全理事会向大会提交的关于安理会在 2001 年 6 月至 2002 年 7 月期间活动的形式新颖的报告 (A/57/2)。报告的结构有所改革，采用了较具有分析性的导言，这是一种良好的开端。将详尽的统计数据和附件分组的做法也有助于提高报告的可读性。由于爱尔兰将在今年年底离开安理会，我们将特别关心在从大会堂监测进一步扩充和加深报告内容的作法。我们希望看到作出更进一步的分析，同时认识到这方面涉及的一些限制因素。

我要赞扬新加坡代表团在产生这份创新的报告方面表现出毅力并作出了十分宝贵的贡献。如果我可以借用马布巴尼大使在星期一辩论期间发言时所作的行进中的火车的比喻，那么，我想孔朱尔大使也提起过，几个月之后要下车的乘客应该在火车在轨道上行进时，经常检查火车进度，并利用沿途停车的机会，核查已经作出的改进是否将继续下去，并检查是否对设备进行了必要的额外的改装，使火车不断平稳地滚滚向前。

就象孔朱尔大使刚才谈到毛里求斯那样，爱尔兰也对能在安理会工作感到荣幸。我们坚定认为，经选

举产生的成员可作出十分宝贵的贡献。我认为我们已经为安理会的审议工作做出了一些贡献，而我们希望这并不是一种自鸣得意的说法。

在爱尔兰在安理会的任期内，我们见到了并荣幸地参与了安理会工作方法的若干项革新工作。其中包括更经常地举行安理会公开会议，并作出安排，更密切地与部队派遣国协商——我还可以提及其他例子。我们认为，由于这些创新办法，作为今后所谓的非理事国，我们将甚至比两年前更容易得到有关安理会审议工作的资料，并有更多的机会参与其审议工作。我们希望确保这种情况能继续下去并有所发展。

爱尔兰已经有机会在 9 月 26 日的安理会公开会议期间对该报告进行了辩论 (见 S/PV. 4616)。因此我今天将只集中谈几个问题。我欢迎的一个事实是，安全理事会本身对该报告的讨论是公开进行的——这又是一种创新，这是由非常任理事国新加坡和哥伦比亚极力倡导的。

在自上次报告以来的一年中，安全理事会十分活跃和繁忙。非洲是一个特别的重点。在许多冲突区域已取得了良好的进展，但依然存在着严峻的挑战。我们尤其感到高兴的是在安哥拉出现了持久解决的新机会。我们认为也值得特别一提的是由毛里求斯孔朱尔大使领导的预防和解决非洲冲突特设工作组。我们认为该工作组已进行了宝贵和创新的工作，因此我们愿意考虑关于安理会其他这种性质的委员会的概念。

我们特别欢迎的事实是，安理会或许是多年来第一次实质性和持续地处理了中东局势。我们坚决支持今年早些时候开始进行的每月定期情况介绍，但认为必须加倍努力，实现安理会商定的目标，并充分执行安理会的决议。

多年来，安理会因透明度不足而出现了过错，这也是很自然的。但安理会已采取了若干措施来对待这种批评，至少在过去两年内是如此。我们亲自看到了这一点，并积极支持召开更多的向一般会员国开放的会议。当然还有更多的方法，可使安理会的审议更透

明，例如已增加了向一般会员国介绍情况的会议次数。我们要特别提及在联合王国格林斯托克大使领导下的反恐怖主义委员会，格林斯托克大使特别强调定期向一般会员国通报委员会的工作。这是一种十分令人欢迎和重要的主动行动。

我们在安全理事会关于今年的报告的公开辩论期间说过，重要的是安理会在认识到明显存在于许多问题之间的相互联系的同时，不得侵害联合国其他机构或侵害它们的作用。重要的是安理会应补充联合国其他机构工作之不足，而不是减少这些机构的工作。这样做的必然结果是，其他机构必须更加专注于它们从事的工作，并参加它们本身与安理会之间的更广泛的对话。

改革联合国是本届会议议程的最高优先事宜。我们将在本月晚些时候辩论秘书长提出的改革建议。《千年宣言》表明，如同秘书长在其最近的报告“加强联合国：进一步改革纲领”（A/57/387）中指出，内部改革必须与政府间进程的改革相配合。这意味着改革我们在这里的大会的工作方法，但也包括安全理事会的改革。

我们赞扬在安理会工作方法方面已经取得和正在取得的进展。但我们坦率地感到失望的是，在一个更实质性的问题方面，过去一两年内没有得到更大的重视，这个问题就是如何改革安全理事会，使之成为更具有代表性的机构，更加准备好对付 21 世纪的各种挑战。我们并未对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的代表专心致志的精神提出质疑。他们已进行了有价值的工作，试图缩小各种立场之间的分歧，但这是不够的。

我国代表团依然从《千年宣言》和其中的承诺中获得鼓舞，这种承诺是不仅应就改革问题进行更努力的工作，而且应实现对安全理事会所有方面的全面改革。光是继续努力是不够的；我们必须果断地作出集体努力，谋求一种全面的加强安理会的解决办法。这样的安理会将享有更新的合法性，而且由于它能对一个十分不同的世界中的新挑战作出更大的反应，因此也会变得很有效力和效能。这种世界极大地不同于紧

接在战后时期存在的世界，甚至也不同于冷战后出现的世界，而且遗憾的是也十分不同于进入新世纪时存在的世界。

我们赞同德国代表星期一在这里表示的观点，那就是临时的解决办法仅仅是权宜之计，违背了《千年宣言》中关于涉及所有方面的全面改革安理会的明确承诺。在本届新的会议开始时，我们一定保证与主席和主席团合作，在本届会议期间找到有希望推动我们工作前进的各种方式。

**梅伦德斯-巴拉奥纳先生**（萨尔瓦多）（**以西班牙语发言**）：我们对哥斯达黎加 10 月 14 日代表里约集团所作的发言再次表示支持，我们还要借此机会就审议中问题再谈几点意见。

我国代表团认为，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目前正在研究实质性问题 and 程序问题，其中包括有关安理会工作方法的问题，应该——根据该工作组的任务规定——联合审议安全理事会的报告（A/57/2）和安理会改革问题，这不仅仅是因为这两个项目之间存在联系；而且也意味着节约时间和金钱，特别是联合国的时间和金钱，令我们一直感到惋惜的是，联合国面临着影响它完成其任务的财政危机，使它无法实现庄严载入《宪章》的各项目标。

就安全理事会改革的具体问题而言，我们认真听取并阅读了许多代表团的发言。我们看到经常出现彼此对立的立场，有的立场持乐观态度，有的则感到悲观，有些办法十分务实，有些则具有理想色彩。我们认为，这仅仅是因为人们对各国即将对这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作出的决定有不同的认识，各国或国家集团对这些决定的政治利益和优先次序也不尽相同，如果改变《联合国宪章》建立的秩序，这些决定就会对国家产生影响。这些改革将符合绝大多数会员国的期望和愿望。但是，这些改革绝对需要根据《宪章》享有特权的少数几个国家抱有政治意愿并下定决心，允许或不允许进行这些必要的改革。

这同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关于安全理事会改革问题的报告所提出的观点相一致，该报告没有提及在这一年期间召开的会议所讨论的实际问题，也没有提及修改这一进程的各项建议。尤其是，报告没有载入对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的原因所作的批评性分析。另一方面，人们对各国提出并仍摆在桌面上的各项提议所持的立场大相径庭。

尽管持有这种认识，但我们不希望留下这种印象，即我们不知道在程序问题和工作方法上已经取得一些进展。但我们必须表明，这些进展并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满意结果，也没有成为更广泛综合改革进程的一部分，目前改革已经进行大约十年了，会议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这仍令人们感到关切。

虽然人们普遍同意必须对安全理事会的结构和运作方式进行实质性改革，但正式赋予一些国家特权和权力的做法构成了阻碍达成一般性协议的一个主要障碍。这种协议将使负责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机构能够履行其任务，并采纳一种更加民主、更加透明、更加公正和更加公平的决策进程。因此，安理会的决定将更加合法，因为它将真正具有代表性，根据《宪章》第 24 条代表所有会员国行事。

我们生活在一个局势非常复杂和困难的年代。如果我们把当今时代同创建联合国的时代相比较——甚至把它同以前的时期相比较——我们就可以看到，人类面临的严重挑战都具有全球层面，超出了每个国家的能力。当 1945 年根据当时普遍存在的情况创建联合国时，联合国仅仅是各国人民的进化过程的产物，这特别是因为我们当时团结了各种力量，以便通过多边机制防止战争的祸害及其根源和后果，并在人类尊严和价值基础上促进各国的进步。目前，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诸多现象的全球性质需要构成国际社会的各国毫无例外地发扬更大的合作精神并下定决心。这将使联合国能够适应以全球化和相互依赖为特点的当今国际关系的新现实和新条件，联合国是二十世纪的最伟大发明之一，如果它那时不存在，那么现在也必须将它发明出来。

必须忆及，在历次国际首脑会议上，特别是在 1992 年 1 月 31 日安全理事会首脑会议、1995 年联合国五十周年和 2000 年千年首脑会议上，我们各国元首和政府首脑都认识到这种需要，并在政治上致力于支持和进行任何必要的改革，以便加强联合国，特别是多边集体安全制度。令人遗憾的是，我们实际看到的是，这些使联合国适应目前情况的承诺都没有得到履行。

我认为，还必须忆及秘书长 1992 年应安全理事会首脑会议请求发表的题为“和平纲领”的文件(A/47/277)所载的若干建议。这些建议现在同过去一样站得住脚。这些建议表明：

“安全理事会不能再失去同僚共享权力的制度……这个特点是安理会适当运作的必要因素。安理会工作应有的规律是根据共同利益达成协议一致意见的真正意识，而不是以否决或任何一群国家的力量相威胁，因此，常任理事国之间的协议必须得到安理会其他成员更忠诚的支持，并得到会员国更全面的支持，才能使安理会的决定有效执行贯彻始终。”（第 78 段）

“强国必须抗拒单方面行动和孤立主义的双重但彼此对立的呼声，这样联合国才能成功。”（第 80 段）

“国际大家庭内的民主制度是指在联合国内部实行民主原则。这需要所有国家，不分大小，最充分地协商，参加和投入本组织的工作。……《宪章》的原则必须一贯地适用，而不得挑东挑西地适用……。”（第 82 段）

我们认为，为了使联合国不致削弱，反而得到加强，并赢得更大的信任与合法性，这些原则仍十分有效，并不可或缺。

同样，在这方面，我们认为马来西亚代表团引述联合国代表的话十分重要，联合国代表说，“各国不能在现代世界上发挥单方面作用，但是，它们发

挥的作用必须加强联合国的集体目标。”(S/PV. 4616, 第 10 页)

我们认为,这番话表明多边主义在世界事务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这更加使我们相信,安全理事会的改革进程需要重新评估,以便使我们可以决定其审议工作的方针,并实现联合国会员国的目标和期望。

最后,考虑到目前的国际形势,我认为,在关于我们审议中的议题上,必须吸取历史上的某些教训。国际联盟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建立的集体安全制度没有成功,由于成员国采取了削弱这一制度的单方面行动而失败并消失了。结果,它失去了信任和尊重以及合法性。我们完全相信,联合国不会这样。本世界组织根据其宗旨和原则发挥的作用和取得的成就是重要的,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因此,这是国际制度中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机构,以便协调与调解各国为了实现共同目标所做的努力。

我谨重申,萨尔瓦多坚信联合国和多边主义的重要性和价值。这就是为什么我国总统和外交部长在本论坛的不同场合上表明了萨尔瓦多政府的坚定承诺和政治决心,要积极促进寻找我们人民面临各项挑战的集体解决方法,敦促所有会员国努力确保联合国根据各国人民的愿望行使职责。本组织是为了各国人民而建立的。

**巴特拉伊先生(尼泊尔)(以英语发言):** 首先,我谨向印度尼西亚政府和人民以及澳大利亚和其他一些国家表示深切的哀悼和慰问。这些国家的国民上周末在巴厘的可恶的恐怖主义袭击中丧生。尼泊尔王家政府谴责世界任何地方的恐怖主义的所有形式和表现。我们向死难者的遗属以及受伤的人表示同情和慰问,我们为受伤者从无法弥补的创伤中迅速康复而祈祷。我们希望并祈祷,很快就会把这一罪行的罪魁祸首绳之以法。

《联合国宪章》第十五和二十四条要求安全理事会向大会提交年度报告,并在必要时提交特别报告,以供大会审议。第十五条第一款明确规定,这种报告:

“应载有安全理事会对于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所已决定或实施之办法之陈述。”

此外,大会在第 51/193 号决议中要求安理会,除其他外,在其报告中包括其全体会议审议的情况,有关大会决议在安理会决策中的作用的情况,以及为改进安理会工作方法采取的步骤。

每年,安全理事会向大会提交年度报告,会员国每年对这些报告进行了广泛的评论、提出意见和建议,如果得到贯彻,一定会加强安理会的工作和信誉。不幸的是,人们感到,安理会没有听取多数建议。但是,由于一些安理会成员所做的坚持不懈的努力和采取的主动行动,今年的情况不同了。我感谢安全理事会主席、喀麦隆大使马丁·贝林加-埃布图向大会提交了篇幅较短和形式经过改变的安全理事会的报告。

我们满意地注意到,会员国过去几年中在大会提出的有关安理会年度报告的一些非常中肯的评论和建议确实得到了接受。报告或多或少受到了欢迎,不是因为安理会大幅度改进了其工作方法——这是本组织会员国希望看到的——而是因为报告的有一个章节中包含了分析性的导言,并改变了形式。这一改变可达到两个目的:这有助于减少会员国对安理会工作中相当保守的方法的沮丧心情,并且鼓励会员国就安理会报告提出更多的建设性的评论,从而希望在今后的某个时候,这种建议将转变为行动。

我国代表团真诚赞赏安理会提交了经过改进的报告,包括该报告的形式。尽管我们了解在报告中提出细节的政治困难,我们相信,仍然有很大的余地可以使得报告更加具有分析性。我们真诚赞赏安理会所有成员,包括纪梭·马布巴尼大使及其工作人员,他们表明了自己的意愿和承诺,他们的不懈努力和精力确实取得了成果。我们祝贺安理会所有成员一致同意采纳报告的这一新的形式。

除了对报告本身进行的评论之外,安理会传统上会获得种种建议,要求使其更加透明、更加民主和在工作中做出更加积极的反应,以及其结构要更有代表



性。如果说过去两天中有关报告的讨论可以提供任何指导，这就是说，如果相信形式的改变将会自动减少对安理会重要工作的其他领域的评论，这将是一种幻觉。

安全理事会的工作仍然需要获得更大的透明度。必须增加非理事国参加安理会面前问题的审议。也许是为了缩小这一差距而现在已经制度化的公开辩论或公开会议，有时候被认为是间接地掩盖了安理会本身固有的缺陷。也有人问到，对最好由其他机构主持进行的这种领域进行辩论是否对履行安理会的核心责任有任何好处，并且安理会同联合国其他机构之间根据《宪章》规定的合作是否能够更好地达到同样的目的。

在去年，世界目睹了联合国在东帝汶成为一个独立国家方面的历史性的作用，导致它在上个月成为本组织最新的成员。人们非常赞赏安理会为帮助实现该国独立所做的工作。同样，安理会在 2001 年 9 月 11 日的可怕事件发生之后把几乎全世界团结起来打击恐怖主义方面的作用是前所未有的。

作为一个坚定的部队派遣国，尼泊尔也赞赏安理会发挥积极作用，设法加强部队派遣国同安理会成员之间的关系，特别是以三方的精神办事。我们理解这样一种关系在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的成功方面的重要性和影响，并且我们鼓励安理会制定各种方式和方法，以制度化的方法进一步加深和加强这一关系。

安全理事会派访问团到现场去的创新办法也许大大促进了使安理会的决策更加确切地反应现场的现实。但是，这种访问团应当具有平衡感和公平。实际上，平等对待所有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特派团，不管其地点在哪里，有助于安理会今后应当努力实现的目标。

在过去几年里，安理会结构改革的问题，包括否决议权的改革，是最令人感兴趣的问题之一。只有当安理会在当前形式下成为一个代表性的机构时，安理会的工作才能反应会员国的愿望。秘书长谈到了会员国的观点和感觉，他说，如果安理会的结构不进行改革，

联合国的改革就是不完整的。在这一问题上，作为不结盟运动的成员，尼泊尔的观点和立场是众所周知和具有良好基础的，我们愿意看到在可核查的协商一致意见基础上增加安理会的成员。

整体而言，我们认为，改革后的安理会应该比现在更加民主，更加透明，更具有代表性，更能对自己的行动负责。

最后指出，在过去两天的辩论中，关于安理会结构和运作改革的范围，我们听到了许多新的见解。改革进程已经启动，安理会已经显示，它并不是完全无视各会员国提出的宝贵建议。

此时此刻，我谨再次表示，我感谢安理会各成员对安理会工作作出的宝贵贡献，感谢它们拟定该年度报告。

同样，我国代表团还祝贺安哥拉、巴基斯坦、智利、德国和西班牙当选安理会下届非常任理事国。改革是一个不断的进程，因此，我们希望并且相信，在任职期间，安理会新成员国将继续努力，加快安理会满足全体会员国期望的进程。

**本努纳先生** (摩洛哥) (以法语发言)：在讨论审议的主题之前，我谨向印度尼西亚和向前几天巴厘发生的严重恐怖主义攻击事件的所有受害者家属表达摩洛哥的哀悼。摩洛哥王国谴责和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无论起因。

首先，我们谨赞赏安全理事会通过我们的同事、喀麦隆贝林加·埃布图大使向大会提出其最新报告。在这个时刻，我们还谨回顾新加坡纪梭·马布巴尼大使作出的非常积极的贡献，由于他的推动，报告篇幅减少，更加通俗易懂。

《宪章》授予安全理事会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首要责任。它代表所有会员国履行这一职责，因此，关于安理会活动的报告直接关系到我们所有国家。

报告涉及的一些问题关系到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危机，这些危机促使安理会根据《宪章》第七章

采取了行动。当然，在这方面作出的决定对我们所有方面都有约束力，摩洛哥王国特别注重国际法理，将严格遵守这些决定。其他问题涉及到各种争端，如果这些争端持续下去，则可能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根据《宪章》第六章，安理会有权建议——这些都是建议——开展它认为适当的和平解决进程。

在多数情形中，一旦世界某个地区因达成停火协议、并且停火得到维持和平部队的保证，和平得到巩固，安理会便鼓励有关国家或当事方进行谈判，以找到明确和持久的解决办法。安理会往往强调涉及的区域层面，例如，在西非就是这样，马诺河地区各国都参与了 this 进程。穆罕默德六世国王陛下亲自促进了这项努力，于 2002 年 2 月召集了几内亚、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三国首脑会议。摩洛哥目前正在进行外交努力，创造条件，促进举行第二次首脑会议，以加强区域合作，在西非地区促进和平。遗憾的是，我们的兄弟国家科特迪瓦最近发生了严重战斗，使该地区蒙上阴影。

我们谨强调指出，安全理事会现在非常重视人道主义问题，它努力通过所谓聪明制裁概念，减轻经济制裁对平民的影响，通过向冲突国家人民提供救济和援助，或通过努力减轻难民痛苦，恢复他们自由选择定居地的权利，迫使争端当事方尊重人权，毫不拖延地释放他们可能仍然拘留的所有囚犯。

和平必须使有关人士立即见到好处。他们必须感到其正面影响，从而愿意促进加强和平。我们认为，正因为如此，维持和平活动的人道主义方面很关键。安理会现在重视这些方面，我们对此感到满意。我们衷心希望，国际社会将向安哥拉提供强大支助，使它能够处理冲突解决之后出现的各种人道主义问题，通过媒体，这些问题都暴露在我们面前。

在我们审议该报告之际，务必保证大会与安全理事会进行对话。但是，还务必保证充分尊重《宪章》规定的两个机构的职权分工。这关系到本组织的整体平衡问题。

摩洛哥代表团还借此机会强调，我们赞赏安全理事会实现透明的愿望，赞赏它努力使部队派遣国——包括我国——参与关于维持和平行动的决策进程。

安理会改革问题经常被提起，但这个问题就像尼斯湖水怪一样难以把握，关于这个问题，我们谨指出，我们不支持扩大否决权，因为这只会使安理会处理这项权利的已经很复杂的问题更加恶化。鉴于修订《宪章》的任何案文都需要得到五个常任理事国的同意，真正重要的是避免滥用否决权。

另一方面，我们可以重新检视选举产生的成员名单，以考虑联合国建立以来会员国数和结构发生的变化。当然，已经进行过一次审查，将成员国数从 11 个增加到了 15 个，但我们可以再次审议这些选举产生的成员的数量和结构。

在这种情况下，似乎对我们而言安理会的改革只能在总体考虑联合国新结构的范围内进行——这种结构对于加强本组织的效力是必要的。

最后，我想说联合国是当今世界绝对必要的论坛。但也有赖于我们去振兴它，以便加强面对恐怖和破坏的积极力量。

**韦纳韦瑟先生**（列支敦士登）（**以英语发言**）：首先，我谨代表我国政府对最近的恐怖袭击给印度尼西亚政府和人民带来的惨重损失向他们表示深切的同情和衷心的哀悼。我们也向有国民在恐怖袭击中丧生的国家表示同情。

与刚才发言的爱尔兰副常驻代表一样，我们也想用马布巴尼大使给我们讲的类比，来说明我们国家对于安全理事会工作的立场。我们与一列行驶列车的轨道平行前进，有时通过一扇打开的窗口知道里面正在进行什么事情。有时，窗口开得更大一点，我们被邀请就列车内应当做什么事情发表意见。考虑到与我们一同跑步者的人数，以及其中多数人比我们腿长一些，我们甚至没有考虑要登上列车，指望今天与我们一同跑步者在他们自己登上列车时不要忘记我们和明天的跑步者。在我们与人民谈论时，我们称该列车

是“我们的列车”，这使我们既感到自豪，有时又感到象冒名顶替者。

人们普遍感觉安全理事会就是联合国。本大楼外的人很少知道本组织比安理会做的事情要多得多，或者不太理解如果各国不能在作出非常重要的决定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为什么还这么重视联合国的工作。鉴于这一事实，我们必须为两个目标而努力：加强大会的作用，确保安理会的工作得到整个国际社会的大力支持。只有这样，长期而言才能确保安理会的信誉和政治合法性。这种合法性的基础正是在这里，在这个大会堂，所有国家为实现《宪章》的宗旨而聚集在这里。这两个目标恰好与将要结束的辩论是一致的。

长期而言，安理会对所有会员国负责是安理会取得信誉和合法性的最重要特性之一。正是这一点使这次辩论非常重要，我们赞赏安理会打算考虑辩论的结果，以便实现进一步的改进。然而，不能仅仅通过一年一度的活动来保证其负责，特别是考虑到安理会必须处理的问题的数目，以及它面前的许多问题的高度敏感性。如果安理会真正代表所有会员国行动，就必须有持续的互动，特别是就敏感问题。

例如，在安全理事会举行最终导致通过第 1422 (2002) 号决议的讨论时，在就实际上是另一个机构即国际刑事法院缔约国大会的任务发表意见时，发现自己处于一种尴尬的处境。因此，安理会必须倾听缔约国以及本组织每个会员国的意见——因为辩论对安理会的职能和权力有广泛的影响。

此时，我们还欢迎举行安理会今天上午开始的关于伊拉克局势的公开辩论。联合国关于这个问题的行动只有得到所有会员国广泛的政治支持，才具有可信性。

因此公开辩论是重要的，几年来公开辩论的次数一直在增加。然而，尽管它们非常重要，我们想知道是否可能以交互方式举行更多会议，以便让其他会员国参加。提高交互性肯定非常有益。我们认识到这种方式有局限性，但是每年就这个议题进行的辩论是测试这种方式的大好机会，例如通过一个小组，使安理

会成员能够提交年度报告，并就报告所产生的任何问题与其他会员国进行对话。我们认识到这会吸引很大的注意力，并增加安理会的工作量，对联合国的资源提出更多要求——但不会超过即将结束的 12 小时的辩论。这可能是安理会目前做法增加的一项很重要的内容，从而加强其地位和成绩。安理会和大会之间的友好竞争——如人们所提到的——是不可避免的，在某种程度上是健康的，但其基础必须是两个机构相互需要这一共识。

我们非常感谢发起对安全理事会今年的报告进行重大改变的代表团。这些改变是朝着实现人们所期望的安理会和大会之间确实必要的互动而迈出的重要步骤。我们希望有可能迈出更多步骤，安理会将以共同的决心处理透明度、可信性和效力问题。

在设立不限名额工作组十周年前夕，似乎没有什么理由进行庆祝。然而，有些积极的方面。安理会工作方法的许多改进直接或间接源于工作组进行的工作。这些变化为我们讨论很长时间的全面改革奠定了基础。然而，旅程并不是目的地。

大家都同意安理会已不再反映当今现实。如果其构成继续反映已过去很久的时代，其地位不可避免地会降低。工作组的讨论非常复杂。然而，最后归结于一个简单的事实：否决权问题是全面改革的核心。因此，任何可能的进一步进展是找到加强安理会合法性的政治意愿的问题。

**代理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们已听取关于议程项目 11 和 40 的辩论的最后一位发言人发言。

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注意到仅仅中文、英文和西班牙文本的 A/57/2 和更正 1 所载的安全理事会报告？

**就这样决定。**

**代理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们就此结束现阶段关于议程项目 11 和 40 的审议。

**下午 5 时 55 分散会**